

# 希特勒的黨國體制

● 王炯華

晚年陳獨秀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sup>①</sup>甚至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 (Paul J. Goebbels) 也認為「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其實是一回事」，並說「我們與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受奴役，不如在布爾什維制度下結束我們的生存」<sup>②</sup>。實際上，納粹與布爾什維克是歐洲現代政治史上一對變態的孿生兒。布爾什維克之蘇聯是列寧—斯大林的黨國體制，納粹德國則是希特勒的黨國體制。

眾所周知，「納粹黨」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簡稱，納粹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 (或民族社會主義)。納粹政權的特點是國家企圖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以追求種族 (認為北歐白種人是最純種的雅利安人)、社會和文化的純淨。它奉行法西斯主義，組織了一個混雜各種職能的「精英組織」——黨衛軍，包含準宗教職能、情報機構職能、準警察職能和武裝力量。法西斯 (拉丁語“fasces”的音譯) 的本義是「束棒」，是把多根木棍綁在一起後再安上一把斧頭，在古羅馬是權力和威信的標誌。希特勒的納粹法西斯主義則是一種結合社團主義、工團主義、獨裁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中央集權型社會主義、軍國主

義、反無政府主義、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反共產主義、反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

希特勒十三歲喪父，十九歲喪母。少年希特勒違抗其父要他日後當公務員的願望，執意要當畫家和藝術家。而學習上的失敗，又使他耿耿於懷，常常嘲笑讀書先生，嘲笑他們的學位、文憑、學究氣。他後來說：「想到擔任過我的教師的那些人，我就覺得他們大多數都是有點瘋癲。」「我同教師的關係特別不好」，「我們的教師都是專制魔王」<sup>③</sup>。希特勒並無一技之長，又輕視體力勞動，但他卻並不氣餒。他向親戚告別，宣布他若不得志就決不回家鄉。希特勒既不抽煙也不喝酒，在他的情人、外甥女拉包爾 (Geli Raubal) 自殺後還決定不吃肉食；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自己的財產或其他資產；除了後來的一位情人，他也不同其他女人來往；他還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讀書。

希特勒青少年的這些經歷、志向和好讀書等行為慣習，毛澤東多與其類似。十六歲的毛澤東離開韶山去湘鄉東山學堂讀書時，也特地将一首日本人的立志詩詩句改寫：「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向其父親告別。

在希特勒的頭腦中，「宣傳」這個詞似乎與真理沒有絲毫關聯。芸芸眾生就是被利用的對象，宣傳只是一個應時的工具，是為了讓民眾更有效地貫徹執行他的意願。他鄙視人民的智力水平，全然不顧謊言所造成的惡果。他刻意利用群眾心理的弱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煽動家。希特勒也是最富於口才的演說家，這源於他對「說話力量」的認識④：

在歷史上推動最偉大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力量，從遠古時候起，一直是說話的神奇力量，而且也僅僅是說話的神奇力量。只有靠說話的力量才能打動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有偉大的運動都是人民運動，都是人類熱情和感情的火山迸發，它們不是由殘酷的窮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眾中的語言的火把所觸發的；它們不是詞章學家和客廳英雄的檸檬水似的清談。

希特勒的黨國體制是在1933年確立的。這年春天，除了普魯士邦，德國歷史上始終堅持自主的其他各邦政府都變成了納粹政權，新任邦長無一不是納粹黨人，從而實現了納粹對國家的一體化、一元化領導：各邦「必須」執行國家總理（即希特勒本人）所制訂的總政策。這年夏天，納粹黨則成為德國唯一的政黨。次年8月2日，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總統逝世，希特勒又被選為元首，並且接管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權力，從而實現了他對納粹德國黨、政、軍最高權力的壟斷。

希特勒的黨國體制使德國成了嚴密組織的國家。組織嚴密的納粹黨設有很多包羅萬象的部門，其中宣傳部又是一個單獨設立的複雜機構。納粹黨還為婦女和青少年設立了專門的組

織。希特勒青年團吸收15到18歲的青年，設有自己的文化、學校、新聞、宣傳、國防體育等部門，10到15歲的少年兒童則參加德國少年隊；女孩子有德國少女隊，婦女有婦女會。學生、教員、公務員、醫師、律師、法官都有各自的組織，還有文化協會來組織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納粹統治下的工會則是「黨的一個工具」，名為「勞工陣線」，吸收工人、僱主和專業工作者。它是德國最大的一個組織，擁有2,500萬成員。納粹黨還組織了後來臭名昭著的衝鋒隊和黨衛軍，其任務是保護納粹黨舉行的集會，搗亂非納粹黨人的集會，恫嚇那些反對希特勒的人。這種組織無處不在、無所不能，脫離組織就一定寸步難行的「組織」現象，生活在毛澤東黨國體制中的中國人自有其更真切的感受。

希特勒的黨國體制使文化納粹化。第一，除了《聖經》以外，沒有哪一本書比希特勒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⑤更「暢銷」全德：家家戶戶的桌子上都有這本書；青年男女結婚時，人們向新郎新娘送的禮物是這本書；學童不論從甚麼學校畢業，也幾乎人人都會得到這本書。到了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一年，這本納粹黨的「聖經」在德國已經銷售了600萬本。當然，這比起後來中國的「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以及《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詩詞》，無論就其銷售量還是影響程度而言，都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我的奮鬥》一書極其詳盡地描繪了第三帝國的藍圖，特別是描繪了1939到1945年勝利年代希特勒強加給被征服的歐洲的野蠻新秩序的藍圖。它清楚地表明，第三帝國將用領袖原則來統治，即實行獨裁統治。希特勒宣稱：「凡是想生存的，必須奮鬥，不

想奮鬥的，就不配生存在這個永恆鬥爭的世界裏。即使殘酷，卻是客觀現實！」而保存文化「同嚴格的必然法則和世界上最優、最強者得勝的權利有緊密聯繫」<sup>⑥</sup>。但在總體上，希特勒的鬥爭哲學比毛澤東的鬥爭哲學，還差了不少檔次。後者不僅有「矛盾論」、「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等系統理論，而且有「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空前實踐和「其樂無窮」的切身感受！

第二，焚燒和禁止所謂「起破壞作用」的書籍。1933年5月10日晚上，成千上萬名學生舉着火炬，遊行到柏林大學對面的菩提樹下大街的一個廣場，焚燒約兩萬冊圖書，其中許多書籍，都是具有世界聲譽的德國作家的作品。新上任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宣稱將使德國文化不得越出納粹思想的雷池半步，他在被焚的書籍化為灰燼之際向學生講話說<sup>⑦</sup>：

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在這火光下，不僅一個舊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照亮德國文化納粹新時代的，不僅有焚書的火焰和雖然沒有像焚書那麼有象徵性卻更加有效的措施，即禁止千百種書籍在書店出售或在圖書館流通，禁止許多種新書的出版，而且還有任何現代西方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的那麼大規模的文化管制。

當然，後來毛澤東的黨國體制不僅具有空前的大規模的文化管制，而且接連不斷地進行思想文化批判，直到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實行對古今中外一切「封、資、修」的「文化圍剿」。

第三，建立統一的文化組織，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專業。在戈培爾的指

導下，1933年9月22日成立了德國文化協會。其目的是為「推行德國文化的政策，必須使各方面的創造性藝術家都集合在國家領導下的一個統一的組織中。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sup>⑧</sup>。德國文化協會下設七個協會：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和德國電影協會。凡從事相關職業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的協會，而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協會有權開除或拒絕接受「政治上不可靠」的會員，不准許那些對國家社會主義不太熱心的人從事相關的文學藝術活動，從而剝奪他們的生計。

第四，對報刊、廣播和電影的控制。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由戈培爾或者他的助手發布指示：甚麼新聞該發布，甚麼新聞要扣下，甚麼新聞怎麼寫，標題怎麼擬，甚麼運動該取消，甚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甚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宣傳部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在第三帝國當編輯，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種族上「清白」。結果許多報紙停刊，電台和電影也被利用來為納粹政權宣傳。戈培爾認為廣播（當時還沒有電視）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宣傳工具，他通過其宣傳部的廣播司和德國廣播協會進行完全的控制。電影雖然仍由私人企業經營，但宣傳部和德國電影協會卻控制企業的每一個方面，使其「脫出自由主義的營利思想的範圍……從而使它能夠接受它在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裏必須履行的那些任

務」。結果，德國人民「只能聽到和看到同他們的報紙和期刊的內容同樣空虛和令人生厭的廣播節目和電影」<sup>⑩</sup>。在那廣播假話連篇和電影枯燥無味的1930年代，許多人只好收聽「敵台」（即外國的廣播），對本國電影發出「噓聲」而對經戈培爾許可的少量外國影片（多半是乙級好萊塢片）趨之若鶩。

希特勒的黨國體制使教育納粹化、政治化。當時德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均重編教科書，重新設置課程，《我的奮鬥》被奉為「絕對正確的指南星」，所有教師都要宣誓效忠和服從希特勒。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公布一項法令：「德國青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學校的教育外，還必須……通過希特勒青年團受到國家社會主義精神的體、智、德三方面的教育。」<sup>⑪</sup>

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無論男女，都要參加勞動服役隊和軍隊，包括到農村去服役一年。女青年團員下鄉後，幫助農民料理家務和在田地裏勞動。她們通常住在鄉村的小營房，有時也住在農民家裏。結果，「道德問題就馬上產生了。美麗的城市少女的光臨，常常破壞農民家庭，而父母們訴說他們有女兒在鄉下暗結珠胎的怨言也開始聽到了。但是，這還不是唯一的問題。通常姑娘們的營房就座落在小伙子們的勞動服役隊營房附近。這種情況似乎也是造成許多姑娘懷孕的原因。」<sup>⑫</sup>這自然不能不使中國人聯想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發生的種種事情。

納粹德國對教育制度進行最徹底的破壞是設立三種學校訓練所謂「優秀份子」，這就是在希特勒青年團指導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由黨主辦的政治教育學院和騎士團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從少年隊選拔最有前途的十二歲少年，實施在黨務和公

共服務方面做領導工作的集中訓練，六年畢業後可升入大學。政治教育學院恢復老普魯士軍事學院的教育，培養軍人精神和勇敢、具責任感、簡樸的特性，以及加強納粹理論的訓練。騎士團城堡是這種教育金字塔的頂端，訓練納粹黨精華中的精華，其學生通常從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和政治教育學院的第一流畢業生中挑選。對「優秀份子」的納粹教育和訓練，既打斷了青年的正規學業，毒化了青年的頭腦，又鍛煉了青年的體魄，培養了青年對國家的信心，增進了青年的團結和友愛，從而為納粹的黨國體制和隨後的侵略戰爭準備了骨幹。

希特勒的黨國體制使農民、工人處於農奴、工奴狀態。希特勒雖然允諾土地改革，取消農業貸款的利息，但卻並未真正實施相關政策措施。1933年9月29日頒布的《農場繼承法》只是「把農民推回到中古時期去而又保護他們在現代貨幣時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農民「就像封建時代的農奴那樣不可改變地被限定在這塊田地上」<sup>⑬</sup>。同樣，在中國，農民也曾被戶籍制度束縛在土地上，不准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工人則被剝奪了參加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

1934年1月20日頒布的《德國勞工管理法》規定僱員和工人得對僱主「忠誠」。工人實行低工資，且不允許增加計時工資，只能多勞多收。政府法令嚴厲禁止工人自由轉換工作。1935年2月，還開始實行「工作簿」制度，記載工人的技能和就業情況，工人沒有「工作簿」就不能就業。1938年的一項特別法令甚至要求實行強迫徵募工人制度：每個德國工人都有義務做國家指定的工作，工人沒有充分理由而擅離工作崗位要被罰款和服徒刑。希特勒雖然把德國工人變成了「工業農

奴」，但這些政策也有其「優越性」，那就是「取消了挨餓的自由」：工人獲得了職業，並且只要不反抗，「飯碗不會敲破」<sup>③</sup>。這同蘇聯國家與工人簽訂的「鐵飯碗式」社會契約有異曲同工之妙。

希特勒的黨國體制使司法法西斯化。從1933年最初幾個星期的大規模任意逮捕、毆打、殺害反對政權者開始，納粹德國就不是法治社會了。希特勒更宣稱他是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1936年，司法專員兼全國法律工作領袖弗朗克 (Hans Frank) 對法律工作者講話說<sup>④</sup>：

沒有不合國家社會主義的法律的獨立。你們在作出每一次決定時要想一想：「如果元首處在我的地位會怎樣決定？」對於每一項決定都要自問一下：「這個決定是否符合德國人民的國家社會主義良心？」然後你們就會有一種極為堅實的基礎，把這種基礎同國家社會主義人民國家的一致性和你們對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質的認識結合起來，就會使你們在作出決定時具有第三帝國的權威，而且這是永遠的。

1937年1月26日，德國頒布了新的《公務員法》，規定撤換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員，包括法官。所有法官必須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聯合會。人民法院的人民法庭由兩個專職法官和五個由納粹黨官員、黨衛軍和武裝部隊選出的人員組成。審判通常是秘密進行，對人民法庭的判決不得上訴。特別法庭則專門審理政治案件，尤其是「陰險地攻擊政府」的案件<sup>⑤</sup>。

在納粹德國的司法中，秘密警察也像希特勒一樣——就是法律，是一

個專門逮捕和殺害反對現政權的恐怖工具，並且其命令和行動不必經司法複審。同秘密警察相聯繫的還有保安處所謂的「保護性看管」，也就是把任意逮捕和拘禁的集中營「合法化」。希特勒當權的頭一年建立了第一批集中營；到1933年底，集中營就多達五十個。這些集中營先由衝鋒隊設置，後由黨衛軍控制<sup>⑥</sup>。

大凡專制政體都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希特勒的黨國體制也一樣，1936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就向外國人展示了納粹德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力量和形象，讓全世界對它的成就留下印象。為了辦這次奧運盛會，「猶太人恕不招待」(“Juden unerwünscht”)的牌子悄悄地從店鋪、旅館、啤酒館和公共遊宴場所取了下來，對猶太人和兩個基督教會的迫害也暫時停止了。以前歷屆奧運會都沒有過如此出色的組織工作，也沒有過那麼不惜工本的款待。納粹二號人物戈林 (Hermann Göring)、外長里賓特洛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 和戈培爾為外國客人舉行了豪華無比的「意大利之夜」宴會，招待了一千多賓客，場面之盛大簡直像《天方夜譚》中的故事。特別是從英國和美國來的那些客人，對所看到的情況印象非常深刻：這顯然是在希特勒領導下團結一致的一個快樂、健康和友善的民族，「這跟他們在報上讀到柏林電訊時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sup>⑦</sup>

眾所周知，希特勒黨國體制操辦的大事還有發動反猶運動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茲不贅述。

還有，希特勒比起需要偽裝的其他獨裁者更加直言不諱：「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我知道明天全世界的人都會因為我戰敗而責備我，但那又有甚麼呢？」「信仰比知識更難動搖；熱愛

比尊重更難變易；仇恨比厭惡更加持久。」「世界上變革的最強推動力不是統治群眾的科學認識，而是賦予群眾以力量的狂熱，有時甚至是驅趕民眾向前的歇斯底里。」「國家的安全不能寄託於別人的恩賜上，歷史總是在軍刀上前進，這個世界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嚴，就需要有強大的軍備。」「人類的整個生命離不開三個論點：鬥爭產生一切，美德寓於流血之中，領袖是首要的、決定性的。」「我們也許會毀滅，但當我們毀滅時將會把整個世界捆在一起，一同跳入火坑。」「能支配的就一定能控制，不能控制的乾脆把它消滅。」「強者的獨裁便成為最強者。」「人類在永恆的鬥爭中壯大，在永恆的和平中毀滅。」「憐憫是一種原罪。憐憫弱者是違背自然的事。」「超凡的思想是不會與凡夫俗子共存的。」<sup>⑩</sup>

希特勒的納粹德國號稱「千年帝國」、「千秋帝國」。然而，從1933年8月19日希特勒大選獲勝至1945年5月7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它只存在了十二年四個月時間，希特勒也於德國無條件投降前七天（4月30日）自殺。在這歷史的一瞬之中，「它〔納粹德國〕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發，其強烈程度為前所未有；把德國人民送上權力的頂峰，那是他們一千多年以來從來沒有達到過的；使他們一度成為從大西洋到伏爾加河，從北角到地中海的歐洲的主人；接着又在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把他們投入毀滅和破壞的深淵。」<sup>⑪</sup>

值得慶幸的是，德國人反省、反思了希特勒納粹德國給德意志民族、猶太人乃至歐洲各國所帶來的災難，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國家社會主義，立法禁止了法西斯主義。1970年12月7日，時任德國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訪

問波蘭，還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敬獻花圈，雙膝下跪。這泣鬼神、感天地的一跪，不僅慰問了受害猶太人的冤魂，也得到全世界猶太人的寬恕，還使德國和德國人民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毛澤東的黨國體制沿用的是列寧—斯大林的黨國體制，並且具有中國兩千年皇權專制的特色，還多與希特勒的黨國體制相合。遺憾的是，這一黨國體制至今並未得到認真的反省、反思和清理，甚至還被列為討論禁區。這種「家醜不可外揚」的民族心理和「一黨獨大」的政治盤算果真正當而能長久嗎？果真能夠得到世界的尊重嗎？

### 註釋

① 陳獨秀1938年12月23日致鄭學稼。引自冰雲：〈陳獨秀與托洛茨基：兩個大起大落的歷史人物〉，《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4月6日。

②③④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參見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上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頁180-81；20-21；39；126；342；342-43；350；353；359；360-61；365-66；379；381；381-82；384-85；330；10-11。

⑰ 此書為希特勒1924年在蘭德斯堡舊炮台監獄中口授、先後由莫里斯（Emil Maurice）和赫斯（Rudolf Hess）筆錄，於1925年秋出版，原書名為《四年半來對謊言、愚蠢和膽怯的鬥爭》。

⑱ 參見百度百科，「阿道夫·希特勒」詞條，<http://baike.baidu.com/view/4690.htm#8>，其中部分引語參見希特勒（Adolf Hitler）著，吳遲仁譯：《我的奮鬥》（拉薩：西藏自治區文藝出版社，2010），頁202。